

江花周刊 A5

2015年1月11日 星期日

编辑 何菁 版式 郑海仑 校对 陈乐

东江晚报

举头闻鹊喜

文/张晓波



夜坐南桥

文/半丁

“蜀道难,难于上青天”。李白的这一首诗,294字,字字写的都是蜀道难行,蜀山难登。而有人却说“人到蜀中先看水,云横杖底且寻山”。

一点不假,自我踏上四川土地伊始,短驿长亭,寻寻觅觅,横陈于眼或萦绕在耳的都是水。且不说黄龙、九寨沟水的缤纷五色、千姿百态,这一路上如影随形的水:或淙淙滔滔、或娴静优雅、或粗野狂放,好像成了我在蜀中的第一看点。

这不,水现在又在都江堰城中以立式飞瀑的姿态四下喷洒,带着雾气,时而直挂,时而分流,时而曲漩,时而逆流……

南桥在都江堰的南街与复兴街之间,曾名“普济桥”或“凌虚桥”,长133米。远在几百米之外,就能听到桥下流水的喧嚣,看见其宫殿式的翘角重檐,曲栏朱槛。再看桥头亭柱上饰着的彩绘,还有廊柱上的书法楹联,南桥好像是个永不落幕的诗书画展的艺术长廊。放眼其北侧:是经改造过的旧式民居,鳞次栉比;而南侧则是木构架古式长廊,曲折透迤。依水凭栏:时时有两三白鸥冲浪而下,驮着日影,在骁腾的白浪上掠过;红日西堕,青瓦粉墙渐渐地与天地远山融合;三五秋星,在岸边人家马头墙草上亮起,又在一旁的水里翻滚。

与成都女诗人在北岸慢慢走过去,再慢慢走过来时却惊奇地发现,南岸古式长廊的灯光像是突然便从天而降,明晃晃的一片,五光十色,水面通透透亮,蓝色水涡正跳跃变幻着次第前行。灯光将长廊的轮廓,如晶莹剔透的钻链铺陈在水底,又用无数大大小小的涡圆、直线、弧形等几何图案,和斑驳陆离的色块,将南桥勾勒成一幅毕加索的印象派图画……南桥真是雄居江源第一桥,别无仅有!

在一老太太善意的颌首下,我们在空椅上坐定,坐在冷寂灯影中的北岸,远眺南岸的缤纷繁华、金碧辉煌。扑朔迷离令我们目眩。南北两岸,中隔一水,仅一百多米,却像是远隔了千里万里,千年万年,亦如灯光隧道的另一头——李冰父子的都江堰安澜桥。

苍茫之中,玉垒山山下李冰父子的安澜桥离南桥其实并不远。如果说老杜的“锦江春色来天地,玉垒浮云变古今”,一直让我们后人对其遥遥仰望,那么此刻在离堆上镇水的李冰父子塑像、在二王庙里享受供奉的李冰父子,更让我们敬畏!这对父子已荫庇了我们近三千年!立足于安澜桥前,遥想要将莽莽岷水分流为内外两江:内江主灌溉,外江主泄洪排沙,开渠凿山,运土移石,对于当时靠手提肩挑的农耕先民来说,无异于蚂蚁移山,然而,山毕竟被撬动了,玉垒山被打通了,岷水改道了!安澜桥锁住

了桀骜不驯的岷江!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!三千年都江堰曾屡毁屡建,但其初始功能却始终没有消失。我不想说都江堰在世界上获取了几个第一,只想说自都江堰建成后,从万山中喧啸奔泻而出的岷江,终于臣服,变往日的恣肆枉为,分流成七条江河,穿都江堰城而去;绕大面山、卧牛山、玉垒山、灵岩山等,滋养了莽莽林海,造福了一方百姓……我还想说:如果说长城是历史的,而奔走着岷江却是有生命的,都江堰仍值青春!暮色渐浓,我们在凌空晃晃悠悠的安澜索桥畔遥望分辨;拦住东去的急流的离堆绝壁、积雪西岭、玉垒关和依稀可见的青城山及直指蓝天的奎光塔影……

月明星稀,被折叠的夜打开了。笙箫管乐在南桥上响起,南桥南岸古式长廊上的灯火,此刻愈发的辉煌璀璨,正曲曲折折地向着墨黑不知处延伸,闪动着衣香人影。南桥上的义演亦已正式开始,并不年轻的萨克斯手夫妇,用娴熟的演奏技艺赢得了游人们的喝彩,而另几个穿着熊猫造型服饰的艺人,也在摇摇摆摆地向游人示好。虽是夜晚,这个古老而年青的南桥上,如我们一般的外地游人仍络绎不绝。和我们一样,人们来此,除了在南桥上游览小憩,更多的是为了怀念那对建造了不朽的都江堰的父子。

夜深了,南桥下更加明明暗暗,闪闪烁烁,蓝色的灯光带着滔滔不绝的浪花旋转飞舞。

灯光是什么?是智慧。灯光能令人在寒冷的冬天,享受到春的温暖,夏的热烈,秋的婉约。

于梦幻般的灯光中,我突发奇想:在这样的夜色里,在当年建造都江堰安澜桥的近3000个日日夜夜中,我们的李冰父子,四周一定是无尽的黑暗,和无边的江涛。他们提着小小风灯,站立在船头遥望周山夜色,或四处走访巡查木桩、沙袋;砥柱、夯石,其时天地如墨,纸灯笼中的烛焰在风中摇曳,而江滩上无数的芦苇与墨黑山影,阴森可怖犹如鬼魅,川中平原水灾泛滥的消息,使人不敢稍有喘息懈怠,行走在这样的黢黑之夜,李冰父子一定还在思考如何扼锁江水;如果是大雨滂沱,我们的李冰父子,便只能于泊在江边的小船里秉烛待旦了。假如他们能穿越三千年,一觉醒来,发现眼前的灯山灯海,黑夜如昼,会作何等感想?李冰父子一定以为是:步入了天堂。

城市山林
cheng shi shan lin



那日在儒里,抬头见“喜”。成群的喜鹊,约有百来只,只只毛色鲜亮,体壮圆润,却又敏捷轻盈。

除凤凰外,喜鹊可能是人诗、人画、入故事最多的鸟儿,说是“喜鹊文化”也不过分,起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,甚至更早。尽管表现形式多样,但究其根本,都是人们赋予喜鹊喜庆、吉祥、好运的涵义,将美好愿望与情感寄托。《禽经》中说“人闻其声而喜”。宋代欧阳修也曾赋诗赞道:“鲜鲜羽毛耀明辉,红粉墙头绿树林。日暖风轻言语软,应将喜报主人知。民间多以谐音、寓意形式表现:如两只鹊儿面对面叫“喜相逢”;双鹊中加一枚古钱叫“喜在眼前”;獾、鹊分别在树上树下对望叫“欢天喜地”;流传最广的,则是鹊登梅枝报喜图,又叫“喜上眉梢”;装饰新房常用“喜鹊登枝头”,新人们抬头一瞥,不就是“喜上加喜”么?

在我家乡,说得最多的是“喜鹊叫,贵客到”,大家以

看到喜鹊来判断,家人能归或有客人登门。

有一年,因为纠纷,爷爷回老家与族人理论。那几个青皮后生个个五大三粗,脾气暴躁,爷爷已过半百,即便是长辈,也难免会有争执。眼见太阳快下山了,奶奶带着我一路迎爷爷。深秋田野满目荒凉,奶奶拉我的手,也越来越紧。忽然,一只喜鹊在枯枝头上“喳喳”叫了几声,奶奶立即拉着我快走几步,果然,转弯路口,爷爷的身影出现了……是巧合,当然。喜鹊在乡间本就常见,爷爷也本该那个钟点回。不过,那一次,喜鹊给我的力量和振奋,一直贯穿在我以后的岁月,凡见喜鹊,便步轻,心暖,眉眼舒张……

奶奶更是如此,见了喜鹊,就会下意识地言语:家里要来客人了么?

是的,喜鹊常叫,一个远亲常来。她是我奶奶的干妹妹,一辈子挑葱卖菜,拉扯三个儿子长大。每次我回去,总看到她或是局促地搓手,或是满脸讨好地笑,要不就是诺诺地应承着什么。我家的八仙桌上,总有一把硬糖,是上个世纪80年代乡间常见那种,红色塑料纸包裹着。我的舌尖此时已被奶糖和巧克力“收买”,对于这把硬糖,照

例是看都不看的。下次她来,还是一把硬糖,红艳艳的,在我看来万分俗气,记忆中,我一颗未尝过,也不知那些糖的下落。

中国古典诗歌中,以大雁、燕子为代表的候鸟,占尽风光。我敬佩这些小小的生灵,今天依然:几千公里来回,途中极其疲惫,极其危险,会消耗大量能量,体重甚至会减至一半。迁徙,是一场以生命为赌注的竞赛。而以麻雀为代表的留鸟,形象和品质经常被人“固化”——不思进取,无鸿鹄之志。留鸟,留鸟容易吗?它们在冬季很难觅到食物,费劲心力,也难以果腹。曾经,看到晚报的一张图片,一只喜鹊面对落满积雪的巢,盘旋……无枝可依的滋味,你尝过吗?

其实,留鸟讲述的是另一种故事:无奈的现实和艰难的坚守。

朋友,年终了,单位会统计各类获奖情况,年年如此。还好,世间万物的价值,在我心中不断有新的排序:好比候鸟和留鸟所昭示的生的希望与力量,一样让我肃然起敬;好比功名利禄和许多无关功名的人、事、景、物,一样会让我自足、快乐。

举头闻鹊喜——如此,甚好。